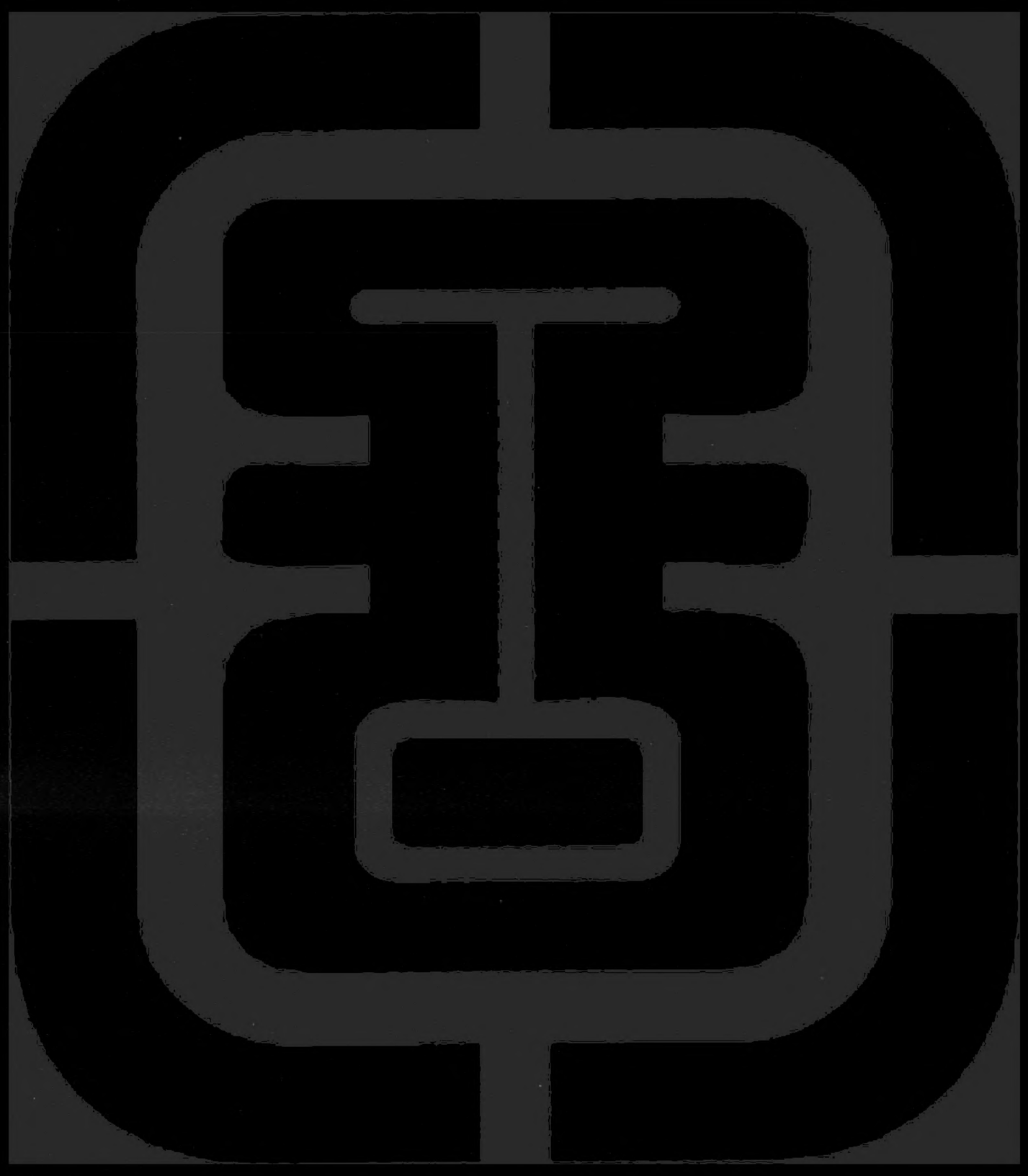

46646.6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筆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尋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illegible]時有與常景等共脩律令延昌紹表曰[illegible]有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

必敗此乃亡人同伴白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

應天明命光啓邊畢昔後仁祚隆七百今二

號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

城股肱之寄穰城上當黑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

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

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

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備置以固堂堂之基持

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戒故應危懼矣且法

閑清濁而清濁不亂由帶理至而平寒亦允士

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貴望於下里主案無筆

於士臺員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

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

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

故有競奔本末出飄藏匿或詭名託養散在人

間或亡命山藪漂流無定或投仗彊豪寄命衣

食又遷之戶豪居諸州應留之徒遷寒歸暖

兼職人子分番請假應遊周北東西居莫定關

禁不備任意取而如此之徒不可勝數不牙不
復爲用[illegible]事 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顯如考
課之方責辦無自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彊敵
窺伺邊鄙侵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
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若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
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
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
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淆降以牧物文質應世道
形自安淆降隨衰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

越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宜人物不失其地又
先帝時律令並議律令是行令獨不出十餘年
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
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
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
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王議
之家太用古制者依古高祖之法復須自升降
誰敢指意有是非或以是事故久廢不理然律

令相須不可偏廢令律班令止於事甚濡若令
不班是無英賢臣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
非無勤苦若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
供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
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
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闕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
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
報紹又表曰臣聞文武用治道以之緝熙洽
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經治九
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
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
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
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
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
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
心態高祖垂納文旨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
主者收錄不蒙報聞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
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

之寇豈得怨天寧負心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
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
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
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
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正
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心臣備肉食
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
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大馬
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一懇切不憚犯忤
但天性疎脫言作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
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琴紹後聞箏聲便涕泗
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
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
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
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白寮赴朝東掖門
開守門候旦經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
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
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

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
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
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
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
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彝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
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關二字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善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父睥爲齊州中水縣令陸父之縣受業齊士
專心墳典剋厲不怠及還鄉里就程公講習精
於三禮恒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
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

榮習道斌同自其上顯爲高祖所知轉尚書都
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沖
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
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
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
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
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
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敎
之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
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
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
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
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
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
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
下既葬適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

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
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
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
縞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
便是易先王之典敎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
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
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
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
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

爲便乞至九月備餙畫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
翟相之令聲軒懸準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
伏惟慈明遠被万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
顧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譫言
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
言託辭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
敎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
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篡
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

予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
亦未言費用庫物之禮兄弟內除朋哀已殺小
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
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
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
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
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
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爲
立碑頌題碑欲古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

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
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謂耳子相對今烈懿太
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
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
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
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禭皆以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
故持家褒錫乃万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
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

普惠安和安樂王詮烈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
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
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
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
時大其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
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
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
之例宜特顯叙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
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

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
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群寮會議
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
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
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
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
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
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
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

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
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
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
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
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
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
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
列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
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三王所
土茅社顯錫大邦含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
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
陵光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
妃尊奈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
之祖嫡方之皇姑亦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
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
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

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
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
三年之證議者近者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
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
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詔曰從服者所
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
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
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
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
自同列國班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不得
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
普惠據禮遷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
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
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
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閹胡家穿壙下墳
有殷石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

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動績相侔號
秩相可然後能[illegible]揚當時傳徽万代者矣竊見
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
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
明故以功餘九錫禮儀假鑾纛縣深聖上之加隆極
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乎而太上之號
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
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
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元臣不可並上代以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
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公夫人蒙號於並司徒繫之
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禮於獻文皇
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
后稱令以繫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
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勑之意春秋
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尒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任尊屬
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

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
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
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
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非而改卜群
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誠睿聖情伏
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
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
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
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上遷方始當
脩革之會愚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
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蒞升三臨之
禮也司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

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
重而朝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
思菜菜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躔於
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
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
職忝諫司敢獻狂鼓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
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
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　公入座
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
問荅又令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
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
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且
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
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
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
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
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

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
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寧藉顧聖后終
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
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
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
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
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
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
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

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
侯以號同稱僭今有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
小子義似相類但不敢斥其是非普惠對
曰表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
書崔亮曰謙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
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
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
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
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爵太上皇太

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
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遍施
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
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
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
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
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
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
見至於用捨固在懋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

普惠對曰所言者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
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
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
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白張
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
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
召卿與群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麥朕之
所行尋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
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

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進惟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爰議罷旨勞還宅覲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寒言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榮魯門之桥然衣敬言終使群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已貴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參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所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六斗去七長尺改重秤所以愛万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閭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六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万姦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輻廣度長秤重斗大輩其所獘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字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群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錄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

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
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
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短恣廣求計還官者悉百
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
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不復本幅度新綿麻
之典依太和之稅甘共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
典制者請遣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
宮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揔當
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
使天下知二聖之心無受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
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軌不
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
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
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
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薦祀成湯光六百之
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
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聖纂統欽明文思天
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

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
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
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
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
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
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万國
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伏願淑慎威儀万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
[illegible]望之禮釋奠成[illegible]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
仁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
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
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
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
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
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
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勑付外議釋
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勑罷朝普惠以逆廢
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

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
訟先皇舊事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
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
繼絶世勲親之亂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
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
有先皇之詔二翻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
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
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
傷況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天子承父天父之
安然仍行豈先帝便委之本意仰惟先帝
行事或有司之謀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
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
伸屈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
后曰小小細務二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
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
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
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若事普惠曰天
下之親誠其大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在死

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
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
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
者凡如此枉乞垂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
絶世滅國絶世豈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
漢文封其四子蓋世之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
見故太尉咸陽王翼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
孫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
是興滅繼絶之音乞收死二王封其子孫愚臣
之願太后曰卿言以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
議此事及任城王澄黽普惠以支民之義又荷
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
必至初澄喜茹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參太
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
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並欲不放
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
蠕主阿那瓌還四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
曰臣聞乾元以利自為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

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己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内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近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万衆横行匈奴中李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亡散亡女數虞難抑脫有并壓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

連兵積年飢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
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
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
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
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構間於其間而復
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
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環之不還
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
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

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
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
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
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環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
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
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
想無拒戮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
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遠勿憚
臣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

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
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
司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
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
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
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
洪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
即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群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

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
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
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
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
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
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
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
大夫封荅慰喻南秦貫外常侍楊公懸宣勞東
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吳富聚合亮類所在邀

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胤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氐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懼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闕一字所縊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氐先款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万石租皆稽留費盡外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遂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戮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攜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

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謀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怨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乖今始列壁疑豈得混一內分天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

[illegible]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蕃得足

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
減之以貢食謂令食之於國斯實高祖寧靜然之詔
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
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夏判之以開訓所減
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
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
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留同世奪以
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
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致
孫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文律罪例減及
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
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
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
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
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
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
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
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

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
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
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
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
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
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
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
依所闕一字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者王粟帛仍
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
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
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
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
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感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
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
是以天子家天下綏万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
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爰陪
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爰諸

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兩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苦懸殊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喈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

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孔典曰克明俊德
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
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
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
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
一階不以汎前折考未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
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

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
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密溥澤既收復誰
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
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
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
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
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
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
日昳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

久而進乎曰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
願以三雋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
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
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
愚固所陳方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敝分別郡異縣之
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苗省減郡縣上表
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
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
等懼曰沙鹿城三戍行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
由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
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
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異
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
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
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
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謚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俛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列傳第六十六

魏書七十八